



“我忙搀扶着父亲的手臂,引着他往前走,而他的眼神一直没离开水晶棺。这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对毛主席由衷的敬仰之情。”

## 父亲的心愿

张进荣

父亲的心里久藏着一个心愿,但老人从未提起,现已88岁高龄的他更不再提及,其实也是我久久未了的心愿——陪同父亲乘飞机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。

前几年,由于工作和疫情,一直未能成行。前些时候回老家,父亲几次伤感叹息地对我说:“某某去世了,我去帮忙了。哎,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……”父亲眉头紧皱,饱经沧桑的老脸戚戚然,我的心不由猛地一震,不能再等了……载着父亲、妻子、孙子(西米)、老家邻居小王和我一行五人的航班从南通机场飞往北京,开启了心愿之旅。

按行程,第二天看升旗,瞻仰毛主席遗容,参观故宫。我原想劝父亲不要去看升旗了,但父亲毫

不在意,说没事,不累。于是,我们凌晨两点起床,乘车去广场排队,过安检,进场。

晨曦下,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,人头攒动。4点47分,随着一阵嘹亮的军乐声,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广场上空。朝霞中,我的父亲,满头霜白,一脸庄严,肃然伫立,昂首凝神。待大家开始退场,我们呼唤他,他才慢慢挪动脚步。

我们预约的是10点15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,当时北京的气温已逼近40℃。顶着烈日,随着蛇形队伍,我们缓缓步入毛主席纪念堂,肃穆安静。只见父亲移步至毛主席坐像前,双手把一束洁白的菊花恭敬放下,深深鞠躬。西米也被这庄重的气氛感染,不吱一声,小手捧着一支洁白的菊花轻轻放在鲜花

中,也深深鞠了一躬。当父亲移步至毛主席水晶棺时,他伫步不前,似一种久违的温情,又如赤子状侧目凝视,嘴里轻轻嘟囔着:“毛主席瘦了,瘦了。”父亲眼中早已噙着泪花,我忙搀扶着父亲的手臂,引着他往前走,而他的眼神一直没离开水晶棺。这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对毛主席由衷的敬仰之情。

后面几天,我们去了长城、恭王府、航空博物馆,参观了北大和清华园。在航空博物馆,父亲又驻足在毛主席座机旁。“哦,这是毛主席坐过的飞机!”我敏捷地举起手机,留下父亲与主席座机的合影。在去北大和清华园参观的那天,北京气温达到历史性的41℃。烈日下,几个大人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妻子边走边说:“受不了,

受不了。”而西米却在清华园径道上作小鸟状一路奔跑,嘴里喊着:“清华大学在向我招手了……”看到这一老一少,我不禁想到了沧桑巨变和血脉相承。人生如此,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

登长城是北京之旅的必选。为了避开人流高峰,我们没去八达岭,而去了新开发的居庸关。拾级而上,越走越陡,也越来越热,父亲说不要再上了吧,而西米却一脸不愿,一人奔上好汉坡,还转过身大喊:“太太,你上来呀!”我伴着父亲驻足在长坡下,举首眺望崇峰叠翠的山峦上蜿蜒巍峨的长城。一阵清风吹来,顿感爽意,阳光正艳,每个人的脸膛红光发亮!



“姥爷种的那片甜瓜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,虽然没有诗和远方,却自有姥爷以勤劳为笔绘就的田园画卷,展现着天伦之乐的美好。”

## 姥爷的田园画卷

魏代坤



蝉鸣四起的中午,路过十字路口,拐角的树荫底下有商贩吆喝着卖甜瓜。我循声望去,发现他打开的车后备厢里堆满了拳头大小的甜瓜,水灵灵的,尤其带着瓜秧的,还留着一片翡翠绿色的小叶子,惹得人心动不已。

我上前挑选了两个准备带回家尝鲜,商贩看我挑得仔细,还挑那些底部有圆形花蒂疤痕的瓜,顿时找到话头,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。“你看这瓜多水灵啊,又脆又甜,都是我自己种的,咱老百姓讲究个良心和实在,入口吃的东西,没有科技与狠活。”他的话不无推销之嫌,我对此笑而不语。

许是见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,他放下帮我撑开的袋子,随意从瓜堆里拿起一个,用新取的方便袋蹭了蹭瓜皮,然后猛然用力,将瓜捏开了一条缝隙,一股淡淡的清香裹着丝丝甜意,随风沁鼻。

我笑着婉拒了商贩递来的半块甜瓜。“嘎嘣——”看着他怡然自得将另一半瓜塞进嘴里吃起来,我心有所动,下意识多挑了两个甜瓜。除了他以身试吃的方式打消了我的顾虑,还有他吃瓜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姥爷和他种的那片甜瓜地。

姥爷的房前屋后不仅种植着各种应着时令的水果,像桃、李、杏、苹果,还有见缝插针的耕耘。过了春天,整个果园披挂上新绿,那一片片长在果树下的甜瓜也伸展瓜蔓,大大小小连成片,裸露的泥土被遮挡地严严实

实,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人伏前,头茬甜瓜在姥爷辛勤地灌溉中逐渐长得饱满起来,它们一个个鼓着圆圆的肚子,藏在繁茂的枝叶间。

清晨,微风拂过,瓜叶随风涌起层层波浪,顷刻间,或大或小的甜瓜无处遁形。看着它们迎着光努力生长的样子,姥爷总是喜上眉梢。他从铁皮桶里舀起一瓢水,对着瓜地随手一泼,晶莹的水花倾洒落地,那些支撑着身体的叶子总是遇水倒伏,却又在瞬间抖着水珠站立而起。那一刻,它们像极了嗷嗷待哺的孩子,把清甜的甘甜入口,等着时光来孕育出甜瓜的脆甜。

暑假来了,姥爷的甜瓜地也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光。这个时候,我们这些分散在十里八乡的孩子仿佛约好似的,纷纷来到姥爷的甜瓜地,挑选撑得肚子泛出裂纹的甜瓜来打牙祭。你一个,我一个,长成蜜罐似的甜瓜在清水里打个滚,来不及享受水的滋润就被我们捞起,放到嘴边一口咬下去,脆生生的瓜肉散着浓郁的清香萦绕唇齿,整个夏天都开始手舞足蹈起来。

这样的夏天,有甜瓜的滋养,变得绵长;这样的夏天,有蝉鸣的悦耳,变得律动;这样的夏天,有姥爷的疼爱,变得幸福。姥爷种的那片甜瓜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,虽然没有诗和远方,却自有姥爷以勤劳为笔绘就的田园画卷,展现着天伦之乐的美好。



“轻轻摇动扇子,凉意徐徐拂过面庞,似有一双柔软的手将心头的灼热抚平。”

## 凉扇有风

夏学军

“扇子有风,拿在手中,有人来借,等到立冬。”虽是顺口溜,从中却可以看到在没有电风扇、空调的旧日时光中,酷暑难耐的夏天里,人们对扇子的依赖了。轻轻摇动扇子,凉意徐徐拂过面庞,似有一双柔软的手将心头的灼热抚平。

永远都忘不了的是,在酷暑难耐的夏天,我放了学或者是玩疯了之后回到家,奶奶正忙家务,一抬头见我一脸汗水,嘴里不停地“啧啧”“哎哟喂”,然后立即拿来西瓜给我解暑,我接过西瓜蹲在地上就吃,奶奶手拿芭蕉扇,满脸心疼地在旁边给我扇风降温。

儿时家住大杂院,一到伏天,母亲便把晚饭安排到门外吃。吃罢晚饭,左邻右舍都聚在院子里乘凉,一人一把芭蕉扇边扇边唠嗑,不时地“啪啪”两下驱赶蚊蝇,再初上一壶香香的茉莉花茶,美得很呢。有趣的是,有时候看到小伙伴吃着小零食,只要把蒲扇稍稍伸过去,对方便心神领会一把放在上面,丝毫不吝啬。

那时候,会过日子的人家都舍不得开灯,屋里屋外一样黑,在外面乘凉到很晚。我依偎在奶奶身边,奶奶摇动扇子,轻一下,重一下,听着大人们聊着我似懂非懂的话题,似睡非睡。

后来搬迁住进了楼房,生活条件逐渐好转,家里便购置了电风扇。但是奶奶和父亲仍然对扇子情有独钟,家里总是备着几把芭蕉扇,奶奶还细心地顺着芭蕉扇外沿包上了布边,更加结实耐用。家里来了客人,父亲也会递上一把,从不怕人家笑话老土,傍晚出去散步时也拿着,时不时晃动几下,既有凉意,又可驱赶蚊虫。

而长大了的我却喜欢折扇,“啪啦”一声打开扇子时感觉自己特别帅气,碰到精致的折扇总要买上几把。黑纸扇、檀香扇、竹骨绢扇,各有千秋,美不胜收,闲暇时便拿出来欣赏品味,也是别有情趣。与热爱书画的爱人结婚后,我更是爱上了空白折扇,爱人在扇面上寥寥几笔的涂抹,“影动半轮月,香生一握风”,诗情画意,相得益彰。

日子过得越过越好,空调普及后,电风扇都被搁置了,扇子更是淡出人们的生活,但随之患“空调病”的人也多了。比如我,总感觉空调吹出的风“太硬”,导致脖颈僵硬,而扇子扇出来的是“和风”,体感舒适,所以一到夏天便“重拾小扇摇清风”。

轻摇小扇,思绪很容易就回到过去。炎炎夏季,找一处荫凉地,三五邻人围坐一起,手摇蒲扇,喝点粗茶,谈天说地。回味旧日时光,是如此安详又富有诗意,那样的生活是缓慢而舒适的,那样的日子是悠闲而惬意的,那样的心境是沉潜而欢畅的。



## 《夏日黄花》 李昊天 摄



“刚出锅的桃脯晶莹剔透,甜甜的口感里又带着丝丝咸味,我这个夏天的等待都在此刻得到了满足。”

## “桃”醉一夏

方舒

老家院子前有一片桃林,种的是当地毛桃。树不算高,我们几个小孩跳起来就能摘到桃果。儿时夏天,我最挂念的就是那一树的桃子,每天都要去桃树下仰望,用手比划桃子长得多大了。盼着盼着,在渐高的蝉鸣声中,桃子终于露出了羞恼的红色,粉嫩的大果子压得树枝弯下了腰。

“奶奶,奶奶,桃子熟了!”我雀跃地向奶奶报告这个喜讯,这时奶奶便会眯着眼抬头望望天,“这几天都是好天,奶奶给你做桃干。”奶奶做的桃脯,可以解我两个月嘴馋。

奶奶提个大桶到桃树下,先把低处能够得着的桃子摘下。长在树冠高处的,便要踩在桃树主干上,用竹竿敲下来,我就负责在下面捡桃子。“要把有虫吃过的桃子挑出来。”奶奶一边忙着敲桃枝,一边不忘叮嘱我。

我们提着满满一桶的桃子来到水井边,我负责打水,奶奶开始清洗桃子。先把桃子上面的毛刮干净,然后用清水冲洗两遍,沥干水

分后撒上盐,腌制一个晚上。等到第二天桃子都有点蔫蔫了,这时需要再清洗一遍。清洗干净后,奶奶会让我拿上簸箕到晒场上去,将桃子平铺在簸箕上晾晒。

等桃子晒到五成干,奶奶会把桃子一个个剖开,把核取出来。“桃子刚摘下来的时候核不好取,现在刚刚好。”奶奶边忙活,边给我讲这里面的玄机,“再把桃肉晒至七八成干就停止晾晒了。”接着烧一大锅开水,把桃肉再次清洗一遍,把这几天的灰尘洗去。

最后一步上糖上色是我开心的时候。只见奶奶在锅里加水,放入大块的冰糖和红砖糖,等糖水熬好后,将桃肉放进去翻炒,再盖上厚重的木质锅盖。“让桃肉在里面焖一焖,耐心点等着啊。”奶奶看我围着灶台的馋样,少不得要叮嘱我几句。终于收完汁了,奶奶会盛一碟给我现吃,剩下的装进罐子里,留着我后面慢慢吃。刚出锅的桃脯晶莹剔透,甜甜的口感里又带着丝丝咸味,我这个夏天的等待都在此刻得到了满足。



“一天别吃太多,每天吃一点,能生津消积。”这是奶奶常念叨的一句话。后来看到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:“桃可作脯食,益颜色,肺之果。”倒也验证了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智慧。

如今,在盛夏时节我也会买一

些桃脯,口感上更为软糯香甜,但我仍然很怀念小时候那甜里透着一丝丝咸味的桃脯,那是奶奶躬身持家熬制出来的童年味道,裹着岁月的烟火令人没齿难忘。

盈盈夏日,遥遥桑梓,漂泊远方的我又想起了奶奶。